
说范成大

《后催租行》



周先慎

老父田荒秋雨里，旧时高岸今江水。
佣耕犹自抱长饥，的知无力输租米。
自从乡官新上来，黄纸放尽白纸催。
卖衣得钱都纳却，病骨虽寒聊免缚。
去年衣尽到家口，大女临岐两分首。
今年次女已行媒，亦复驱将换升斗。
室中更有第三女，明年不怕催租苦。

范成大的诗歌，受到唐代白居易、张籍、王建等新乐府诗人的影响，一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。对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，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现实主义精神。这首《后催租行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在这之前，范成大曾效王建写过一首《催租行》，所以这一首同样咏催租的诗题为《后催租行》。前后两首都以官府的催租为内容，都是揭露封建官吏对人民敲诈勒索的罪行的。但侧重点、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都并不完全相同。两首诗都是从催租者和被催者

的关系着笔来反映社会生活的，但前一首的重点放在催租者的一面，而后一首的重点则放在被催者的一面。前一首犹如一幅讽刺画，通过鲜明的生活画面，写出农民在交完租以后里正又来敲门催租，尖锐地揭露出催租官吏的贪婪本性和敲诈百姓的丑态，农民的眼泪隐含在勒索者和被勒索者的对话中。里正是直言不讳，厚颜无耻地道出他是来敲门买酒喝的：“手持文书杂嗔喜：‘我亦来营醉归耳！’”而农民在交完租后，床头的“怪囊”里就只剩下三百钱，无可奈何只好全数用来打发无情的敲榨者；内心的悲痛和愤懑化为一句含蓄而又十分尖锐的讽刺语：“不堪供君成一醉，聊复偿君草鞋费。”这话含蓄着被剥削者的机智和幽默，婉曲中微露锋芒。而后一首则是一幅难民图，一纸控诉书，从正面展示农民的苦难命运。全诗以一个老农自述的语气，具体而又充分地表现出在官吏的残酷敲剥下人民的悲惨生活，以人民由内心发出的痛苦呼喊，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愤怒的控诉。

《后催租行》写一个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老农自叙其苦。全诗按叙事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。

前四句为第一个层次，叙述老农因遭受水灾而无力向官府交纳税。秋雨连绵，江水泛滥，老农种的田园被水淹而荒芜了，被迫给人当雇工也不能混饱肚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确实知道是无力向政府送交租米了。这从诗的构思来看，是从遭灾忍饥的现实，为下面写官吏催租的凶残无情，提供一个令人伤心惨目的背景。

中间四句为第二个层次，揭露统治阶级的虚伪和老农卖衣纳税的痛苦。遭灾挨饿，照理应该得到官府的体恤，免交租米。但统治阶级却玩弄虚伪的把戏，免租不过是徒具空文，老百姓名义上受“恩”，而实际上却吃了更大的苦头。这种情况在宋代是普遍的事实，所以农民中流传着“黄纸放，白纸催”的谣谚。“黄纸”是指皇帝赦免租税的诏书，“白纸”则指地方官府催租的公文。皇帝下达免租的诏书，只是换取一个关心百姓的虚名，而地方官吏紧跟就来催

逼。上免而下不免，明免而实不免，这几句诗生动地反映了宋代的历史真实。官府催逼，老农只得卖衣交纳，他怀着痛苦的心情自己宽慰自己：总算把租税交清了，虽然衣服卖尽，年老带病的身子不免寒冻之苦，但到底没有因为欠租而被抓走，这就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了。受饥且不免，再加上挨冻，已是苦不堪言，却还以“免缚”为庆幸，聊作自宽之语，真是带血含泪文字。

最后六句是第三个层次，写老农被逼则卖儿鬻女的悲惨境地。衣服卖尽，催租不止，不得已只好忍痛出卖自己的骨肉家口。去年已将大女儿卖掉，忍痛离别；今年已经许配人家的二女儿，也不得不将她驱赶去出卖，以换得些许粮食；家中还有一个三女儿可以出卖，因此老农以宽解的语气说：“明年不怕官府再来苦苦逼租了。”这一层次中值得注意的是，以“去年”、“今年”、“明年”揭示出时间的发展。这暗含着两层意思：一层是，三年都是被逼到出卖家口，说明官府催租，年年如是，无有尽时；二层是，家中有三个女儿，一年卖一个，三年卖尽，到了后年怎么办呢？诗里没有说，其惨苦情境自在读者想像之中，比写出来更加摧人肺腑。

这首诗，一字一泪地写出了人民在重赋下悲惨的命运和痛苦的呼号。艺术上质朴无华，通俗易懂。全诗都以身历苦难的老农自身的口气来叙说，显得真切动人；没有夸张之词，只是平实地原原本本地述说亲身遭受的悲惨事实，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在结构上，三个层次，层层递进，由受饥而至卖衣，以致冻馁煎迫；再由冻馁而至卖女，以致骨肉分离。境况一层比一层惨苦，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。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上也独具特色，最悲愤沉痛的感情，却以宽解语出之：“卖衣得钱都纳却，病骨虽寒聊免缚。”“室中更有第三女，明年不怕催租苦。”这不仅显得非常真实，而且愈是宽解便愈见其悲愤沉痛，读来催人泪下。

（作者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）